

窗外大雪纷飞，窗内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冬天，有围炉可品，倒也值得期待。

围炉之味，最叫人急切盼望的，是那如夕阳般火红的烈焰，带给人简单而饱满的暖意，这滋味可解一切困顿。白居易的一首“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写尽了围炉的热切。一壶浊酒，一枚暖炉，一簇红火，哪怕相隔万水千山，也阻挡不了相见的脚步。虽简单直接，没有过多点缀，却让围炉从日常之事登上大雅之堂，流传千年。其实，白居易最喜冬日围炉，关于围炉的诗句数不胜数。在《重向火》里，风寒来袭，手凉身冷的他赶紧“却就红炉坐，心如逢故人。”挨着红炉盘腿而坐，这哪是火炉呀，简直就是心心念念的故人。“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是他最喜欢的环境，一炉一灯一人，也是寒冷冬天难得的惬意。王维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对围炉的喜爱。“广庭怜雪净，深屋喜炉温。”王维也曾深深地贪恋围炉时的温暖与热切。古人冬日离不开围炉，其实今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红泥小火炉不常见，汤婆子却一样温暖。即便不能家中烤火，铜火锅可以满足口舌之味。有围炉相伴，冬天就有了盼头，不再只是萧瑟和悲凉。

围炉可不是干坐，还隐藏着无穷的趣味。围炉饮酒，自不必说，三五好友围坐，喝酒叙家常、聊往生，在温暖上又添了几分畅意与豪情。有人也趁此机缘诗兴大发，因此有了唐朝诗人的“围炉思”，持杯吟诵，无意中造就千古名句。有酒有茶，才是人生，饮茶者也不甘示弱，南宋诗人杜耒有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围炉煮茶煎茶，品茶论茶，汤未沸腾，炉火初红，看



围炉三味

□ 张玉鸽

来这围炉可不止于烤火，也围出了无尽的惬意。也有闲雅之士围炉品香，别有一番趣味。吕渊在《雪屋焚香》里这样写道：“吟窝新结小崆峒，静蒸名香趣不穷。”火种红

热，香气自来，冬日的氛围皆在此中。揣着暖意，枕着香气，再冷的冬日也可以逍遥自在。若有资深的围炉者，那围炉博古一定是主角。清代画家陈枚的《月曼清游图》里，正值十一月天寒地冻，宫廷内的妃嫔们在烤着炉火的屋子里，围坐一处，欣赏古画，热切地交谈，热闹尽显。古人将围炉的乐趣玩了个遍，这其中的精巧与雅致着实令人向往。

冬日围炉更是意味隽永，引发无限深思。众人围炉，要的就是一个闹字，而一人围炉，则温暖与孤独并存，寂寥与热切共生，深意皆出。《围炉观书页》一画中，一男子靠在椅上，手持书卷，沉浸其中，双脚搁在火盆边，而盆里的炉火正旺。在炉火的包围中静静地读书，是多少文人理想的生活。清朝的王永彬更是围炉达人，将多年围炉时思考的内容整理修改，写就了《围炉夜话》一书，谈为人处世，话修身养性。不只是古人，儿时围炉的快乐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时随姥姥在乡下居住，无数个寒冷的冬日里，姥姥不停地往炉子里填煤，将炉火烧得旺旺的。祖孙俩靠在一旁，就着微弱的灯光，她给我讲村里的志怪趣事，讲杨家将和穆桂英，也常感叹几句我听不懂的道理。这些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种在了年幼的心里，慢慢生根发芽。几十年过去，仍忘不了姥姥讲述到精彩处，顾不得填煤，双手比划着，脸被炉火映红的场景，而那些似懂非懂的话早已在生活中彻底领悟。

“围炉夜话忘却漏，吹灯晓色盈窗几。”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冬日，只是简单地围炉而坐，便可品出数种味道，念起无数过往，在温柔岁月里，悄然暖着心房。

图书馆里的老人

□ 刘庆明

久坐电脑前对身体不利，也会去图书馆看看书报，对于我这个喜欢写点小文章投给报刊杂志的人来说，一是去看看书报，吸收知识的养分，另一个原因看看这些报纸上有没有自己发表的文章，还可以从报纸杂志上寻找一点写作素材或写作灵感，总之，去图书馆比闷在家里好，在电脑上看多了东西，眼睛不好使，这是年龄关系。

我每次去图书馆总喜欢坐在靠进门的右边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看书报，这里不但不显眼也比较静，不过图书馆都很安静，只有听到翻书的声音，大家都安静地看着书报，有的老同志也和我一样也拿出一个本子掏出笔在报纸上抄下什么，好的东西我会拿起笔在随身带的一个本子上记下来，留着写作时备用，有时候也会看看报头来编辑邮箱更换了没有，要是更换了就赶紧抄下来，到时候投稿赶紧更上。

我坐在进门右边的角落里，本以为没有谁坐在我身边，不想突然来了一个老妇人，看上去有70多岁，一头白发，就坐在我身边看书报，她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看起来很认真，我见她一张报纸，4个版面全要看完，而且看得仔细，她每次9点到图书馆，11点离开，上下时间非常准确，她几次见我掏出笔从报纸上记下我需要的资料时，她会抬起头看看我，后来有一次她又看见我从报纸上抄内容，便好奇地小声问我：“你抄上面的内容干什么？”

我笑了笑，压低声音对她说：“对我写作有帮助。”她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说：“你会写文章吗？”我点了点头，笑着说：“写一点豆腐块的文章。”她每天准时到达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坐在图书馆有一种失落感，虽然我与她很少交往，但每次她坐在我身边看书报，我感觉有了看书报的伴儿，她看书报的认真劲与自己相似，只是她从来不像我这样用笔从报刊上摘抄自己需要的资料。

又过了多天，她突然来了，戴着口罩，她见我戴着口罩坐在老地方，小声对我说：“我住的小区封了，所以这些天没来，心里很不好受，我这人没别的爱好，就喜欢看报，喜欢到安静的地方，但又怕孤独，在图书馆安静又不觉得孤独，大家都静静地看着自己喜欢的书报，身边有伴儿。”

有一次，我和她一起离开图书馆，我们一起走过一段路，她对我说：“我老伴去年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女儿去世5年，女婿也去世了，一个外孙大学毕业在外省工作，身边没有亲人，又没别的爱好，只好来图书馆看看书报。”

我也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连连夸我：“你的退休生活过得好好，种种菜写写稿，我得向你学习，虽然不种菜，但也要向你学写稿，你多帮助我。”

有一次，我在一张报纸上见到自己的稿子，我把报纸递给她看，她接过来一看，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真了不起，还是发表在大报上哩，我还是一名中学老师，却不如你。”

我谦虚地说：“我这是爱好，我以前是工人，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点。现在退休了有时间写，也就写得多一点。”

我把自己的写作情况简单向她说了，她对我流露出一脸羡慕之情，后来她也学着我的样子，每次来图书馆带笔和本子，遇上喜欢的内容也摘抄下来，也许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一篇短散文发表在市报上，那天我去图书馆，她早早在那里，一见我来了，一脸的喜悦，向我递来一张报纸，动情地说：“我的文章也见报了，我感觉有一种成就感。”

我仔细看完，连连夸道：“你真的被埋没了，你的文笔原来这么好，不过现在开始写也不晚，有不少人大器晚成哩。”

她高兴得信心百倍地对我说：“我72岁了，如果我能活到82岁，努力写作10年，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作家。”

我鼓励着她说：“这不难，你努力10年，依你的写作天分，一定能超越我。”

后来我见她来图书馆的时间比以前早了半个小时，离开晚了半个小时，只要图书馆开放，就少不了这位白发老人读书看报。她姓张，我称呼她张大姐。

吃菜

□ 鲁北

菜分三六九等。上档次的菜，吃过，但吃得不多，大半辈子，吃得最多的还是家常菜。

中国是一个餐饮文化大国，长期以来，受地理环境、气候物产、文化传统以及民族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有一定亲缘承袭关系、菜点风味相近，知名度较高的菜系。其中，川菜、鲁菜、粤菜、闽菜、淮扬菜、浙菜、湘菜、徽菜享称为“八大菜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南北菜肴风味就表现出差异。到唐宋时，南食、北食各自形成体系。发展到清代初期时，鲁菜、苏菜、粤菜、川菜，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菜，被称作“四大菜系”。到清末时，浙菜、闽菜、湘菜、徽菜四大新地方菜系分化形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八大菜系”。

说起这些菜，有的吃过，有的没有吃过。说心里话，我最喜欢的还是川菜。川菜有麻、辣、咸、甜、酸、苦、香七种味道，它吸收南北菜肴之长，享有“食在中国，味在四川”的美誉。前不久去了一趟四川，地道的川菜让我的味蕾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享受。

我出生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贫穷的乡村。当时吃到的蔬菜品种也不少，但就是数量太少。生产队的土地主要是种各种各样的粮食，小麦了、大豆了、高粱了、玉米了，等等，只在沟沟壑壑旁边的空闲地种上一点蔬菜，也大多是白菜、萝卜等。也种茄子、辣椒，因产量太低，不会大面积种植。

秋天，家家户户都会分到生产队按人口分配的或多或少的大白菜、大萝卜，纷纷用独轮车推到自家的院子里，把大白菜的根削整齐，把大萝卜的缨子拧掉，放到早已挖好的地窖里。这些白菜、萝卜，可以吃一个冬天。

那些年，家家户户都有地窖。在当地，地窖分死窖窝子和活窖窝子。它们的区别是死窖窝子不留出口，把白菜、萝卜放进去，埋上土，就封死了。活窖窝子不同，它是一个不小的洞，还有洞口。

死窖窝子一般在院子外的空地上挖，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深可浅，这要根据自己家白菜、萝卜的数量去决定。死窖窝子里埋白菜、萝卜，埋进去一个冬天不去动它，待到来年开春才挖出来吃。

冬山如睡

□ 靳小倡

在异地谋生，忙了一整天，有些疲倦。我的疲倦是一处旧寺庙，偶有阵雨，庙内的叶子木讷地点头。外头的流水只简单地吟诵。时光从内部缓缓抽离，当有人走进来，敲响那口暮雨钟，雨就停了，正是隆冬时节。总是在冬天里变得很懒散很无聊，很想出去走走……

宋人郭熙有冬山如睡之说，既然是睡了，一则不便打扰，主人都休息了，你却不清自来，且不敲门就进去，是很没礼貌的事情；二则睡觉的人，有啥好看的。冬天的山仿佛人定的高僧，确有索然无味之感，少却了欣赏的兴致。

在《林泉高致·山水训》里，郭熙的原话是“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是郭熙的一家之言，郭熙老也，他不知道冬山的趣味。我觉得冬山更像是锦衣夜行的大侠，莫测高深，或者是素年锦时的村姑，风情万种，抑或是普渡众生的菩萨，气定神闲。

正值情绪低落，背包四处走。恰经过万安山，薄雪飘山，像诀别秋天的悼词，人间一夜就白头。之前我爬过许多山，捧住许多林间雪，仿佛对过去的自己说：曾遥望的远方，我已来过。

万安山又称“玉泉山”，《名胜志》说：“玉泉山在洛

活窖窝子一般在院子的一角不妨碍行走的地方挖，长大约两米，宽大约三米，深大约一米半，翻到上面的土也有三十多公分。这样的深度，在地窖里，人基本能站立。地窖的上面搭上木棍，盖起草苫子，再在上面盖上一层土，其目的是保温。在地窖的一角，留一个口，可以上下。在这个口上，盖一捆捆好的草团，不让风和雪钻进去。

过冬的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地瓜，以及香菜，都放在里面。在白萝卜、胡萝卜、地瓜的上面，盖上一层从村西的双新沟边上挖得细的可以流淌的沙土。这些沙土，有得天独厚的保鲜和杀菌作用。待到来年的春天，这些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地瓜，以及香菜，还像刚刚在地里挖出来的一样。

在农村，萝卜的用途最广，秋天可以炒着吃，冬天可以腌着吃。一年四季，腌制的萝卜，是当家菜。

我是吃着萝卜（腌制的萝卜）长大的，到现在，几乎一天也离不开瓜子。也知道，这种腌制的萝卜，含有过量的亚硝酸盐和亚硝胺。如果经常食用，这些盐类副产品在一定的情况下会诱发严重的胃病。但还是吃。我们也要相信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胃，和它产生的强大的胃酸。

上高中的时候，去二十里外的镇上。周日，母亲会放上一点点油，炒上一些瓜子，装到罐头瓶子里。这些炒熟的瓜子是不够一个星期吃得，还得带上几个囫囵瓜子，用铁丝串起来，和粗粮饼子一起，背到学校里。

现在吃菜和那时吃菜，是不同的。现在吃菜，是为了营养，那时吃菜，是为了把干粮带下去，填饱肚皮。那时的营养，靠干粮，现在的营养，靠肉鱼蛋奶、靠蔬菜，面食成了附属品。

那时候，大都吃粗粮，如果没有瓜子咸菜就着，是难以咽下去的。能够给予身体能量的也是这些粗粮。现在不同了，大量的肉、鱼、奶、蛋、蔬菜，给予人的营养，已经足有余，面食可有可无了。

但我不行，我离不开面食。即是吃肉、吃鱼、吃蔬菜，吃得再多，吃得再饱，我也要吃一点面食。如果不吃面食，我就像没有吃饭一样。

编者按：

再过两三天，就是2023年了。辞旧迎新的时刻，总是有太多的感慨感慨感怀。这里，以一组写给新年的诗歌，致敬时间、时代，和我们自己。

新年，致自己

没有任何时候，比此刻更丰盈
也没有任何时候，比此刻更庄重
无法躲避，就这样被时光穿透
额头上的雪无法覆盖一道道汗水冲刷的皱纹
身后的脚印似两条轨道，无法重合也不能倒退
毫无疑问，此刻梦想和我站在一起

冬的世界，除了我，还有飞禽走兽
消瘦的山峦、河流和隐藏的雪中春信
它们比我更纯粹，一路奔跑
从春天出发
在夏花秋月的招摇中
带回了属于自己的影子
一年的轮回比新年的钟声更短，比大街更寂静
环卫大嫂如约早起
一把扫帚，谁也无法挡住迎接黎明的脚步

时钟每天都在画着圆
该来的一定会在下一个路口等待
看得见明天的人
一定是在路上的人

新年款款而来
谁在这时候回过头来
天地从容，一片素洁
你我努力的模样
定会感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常瑞林)

我的新年

是一种盘点
普通的日子
也要精打细算
新年新气象
迎风好扬帆
卓越与平凡
同在一个起跑线

是一种期盼
富贵归零
荣辱开盘
枯瘦的思念
贫血的情感
随着年的到来
皆能丰满
(邓荣河)

新年辞

花朵落尽的季节，大地上雪花飘飘洒洒，
开出了晶莹的新意。
或是北风淋漓，一片银色世界，
映衬出新春的容颜。

有许多话儿想在新年说出，
那些压抑在心的冲动，
密密麻麻仿若枝条萌芽，
仿若一条大河火热的暖流。
远远听得清村庄锣鼓的心跳，
一波波欢欣锣鼓，像时先行进中的喘息。

而在苍老的时光之上，天际
绽开了孩童一般烟花的笑容。
地平线在天尽头延展着，无休止的时间，
在荒芜与新生的大地上轮回。
亘古不老的太阳，像新年悬挂的灯笼，
以光芒普照的隐喻，
直抵每一个敞开的心灵。

其实新年内涵，有无数线索，
已经破解了陈腐密码。
新生光阴中，那些地层下苏醒的根须，
枕着河流脉动，慢慢舒展腰身，
慢慢舒展起一根根大地的血管。

在不久的将来，绿色会站立起来，
回归的春风，将点亮一汪汪回眸。
崭新的绿色啊，
你将是张贴给世界的生机勃勃的宣言……(赵传昌)

出征新年

冰河渴望开封，雪山
渴望消融，冻土渴望复苏
自然界渴望冬去春来

种子渴望发芽，麦苗渴望
返青，油菜渴望开花
五谷渴望茁壮，回馈大地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只有新年能够满足这一切
新年充满无限生机和希望

为此，我们要像农人冒雪踏冰
开垦播种，让惊蛰的雷声
宣告，我们不负春光

我们就是新年的使者
或代言人，更是新年的主角
我们流出的汗水就是证明

我们还高唱：一年之计在于春
但春光短暂，时不我待
我们只争朝夕，与时间赛跑

你看见日夜兼程的就是我们
风雨无阻的就是我们
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还是我们
(张绍国)